

特別探險隊

TE BIE TAN XIAN DUI



特 别 探 险 队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特别探险队

陈玉谦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94千 插页：2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册

统一书号：10089·368 每册：0.85元

目 录

一、金锁和鄂尔热卡	1
二、蛙鸣	15
三、纠纷	22
四、毒水	33
五、堤坝上的枪声	38
六、圈套	46
七、毒蛇	53
八、凶手	64
九、幽灵	70
十、神奇的蛙籽	81
十一、谜	88
十二、古战场遗址	97
十三、狼	106
十四、陷阱	112
十五、在桑树林中	125
十六、临死之前	132

十七、那母梭母	141
十八、解救	146
十九、蛙鸣山的传说	156
二十、来到青蛙国	165
廿一、魔鬼岛探险	175
廿二、又一场战斗	183
廿三、飞向北京	192

一、金锁和鄂尔热卡

夏末秋初时节，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那串串葡萄粒上结着一层露珠儿，活象姑娘们项上的珠串在闪闪发光，好看极了。风儿一摇，成熟的铃铛果噼哩啪啦地掉在地上，引逗着一些馋嘴的娃子们跑到果树林子外转来转去。

当然，娃子们也不是到所有的果林去闹，他们只到沃根图老爷爷承包的果林来。

沃根图老爷爷的烟袋在林中四处冒着烟，那双被皱纹挤成一条线的黄莺眼珠溜着林子外边的娃子们，高声嘿唬着：

“小兔崽子们，快给我滚蛋！”

沃根图老爷爷吹胡子瞪眼地骂一阵子之后，就哈腰拾起一些落地果子，放进袍子里走到林子边，一抖袍子果子滚落在地上。

奇怪的是，娃子们没有象每回那样争抢着果子，却嘻笑着溜烟跑了。

沃根图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中了调虎离山计。回头朝葡萄架一看，敖哈斯早已经用钩子钩了满满一筐葡萄骑马跑了。

沃根图走到架前，见被钩断的葡萄秧横七竖八地掉在地上，他心疼得摇头叹气，望着敖哈斯远去的背影想：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咋就不跟金锁学呢……”

一想起金锁，沃根图肚子里的气就消了一大半。

这娃子随他阿爸，是达家的一只鹰。

沃根图拎起一筐葡萄朝金锁家走去，这娃子在林边池塘养蛙也从不向果林中望一眼，不让他尝尝自己亲手摘下的葡萄他沃根图心里过意不去……

此时，金锁正在堤坝上走着。他是个性情憨厚喜欢思考的娃子，颧骨突起的圆脸盘上黑里透红，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闪着灵气。他是校外养蛙小组组长，今年才满十六岁。

金锁心灵手巧，他泥塑的《草原烈马》获得全市少年美术奖。他发表在省《科技报》上的少年科普短文《青蛙》被评为一等奖。市农科所张柯成教授还给了评语，这两件事一下轰动了全村。

老人们捋着长胡子，摇头晃脑地夸奖着：

“咱达家出了金马驹子，飞出了雄鹰，驯出了骏马。瞧吧！”

今天乡里举行赛马会，为全市那达慕选拔选手。赛马会多诱人哪！

早晨，枣红马刨着前蹄，“咳咳”叫着。金锁望着一批批出村的马队，心里痒痒极了。但他没有去，因为鄂尔热卡告诉他说，这几天娃子们又在捕捞蝌蚪祸害青蛙了。金锁决定到几处幼蛙养殖池塘去看看。

远处，传来马嘶声。

枣红马象团火似的奔到金锁面前，它用嘴拱着小主人的袍襟，而后扬天长嘶。

去年，金锁夺得全旗赛马第一名，为家里得了一头奶牛。前天县团委肖书记特意来找金锁，鼓励他蝉联赛马冠军。

眼下，枣红马显然是没有理解小主人的心情，它仍然着急地刨着前蹄。金锁拍拍枣红马的脖子说：

“乖乖地回到马群去吧，现在是青蛙繁殖期，我不能离开村子。”

远处，幼蛙养殖池塘那边传来嘻闹声。金锁翻身上马朝那里奔去。

池塘边，有几个蛙子在捞蝌蚪。

沃占柱拿着柳条棍正在敲打着一只大癞蛤蟆，嘴里不住地叨咕着：

“蛤蟆，蛤蟆气鼓，一气气到十五……”

金锁翻身下马，夺下沃占柱手中的柳条棍说：

“沃占柱，你怎么祸害青蛙呢？”

沃占柱尖声尖气地说：

“这是癞蛤蟆，不是青蛙呀！”

金锁让娃子们把蝌蚪和幼蛙倒回池塘里，说：

“癞蛤蟆也是青蛙，它的学名叫中华大蟾蜍。”

娃子们拍手跳着喊：

“真好玩，癞蛤蟆也有名字喽！”

金锁又说：

“所有的青蛙都有名字，别看癞蛤蟆长得丑，它可是捕捉菜青虫的能手。”

沃占柱用手背蹭了一下小圆鼻子，歪着脑瓜问：

“你咋知道它是能手哇？”

娃子们也呼啦一下把金锁围起来，学着沃占柱的腔调问：

“你咋知道它是能手哇？”

金锁回答说：

“张柯成爷爷是研究青蛙的大科学家，是他说的，

还能错吗？”

科学家的话自然没错，娃子们都信服地点点头。

沃占柱腆胸叠肚，双手掐腰，翘着小圆鼻子说：

“癞蛤蟆是青蛙英雄！”

他又朝小伙伴们挥了挥拳头说：

“听着，谁要是再敢捞蝌蚪祸害青蛙，我就揍他！”

金锁向娃子们说：

“都上我家去吧，我给你们看青蛙标本。”

这帮娃子中，除了沃占柱是小学生，别的还都没有上学呢，他们都乐意跟金锁一块玩，听他讲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听金锁说让他们看青蛙标本，都象去赶敖包会那样高兴！一个个摇头晃脑，一窝蜂似地来到金锁家里。

金锁拿出十多种青蛙标本，学着老师的腔调，指着手中的标本说：

“你们知道吗，这只是黑斑蛙，它每次产卵一万多粒，能育出八、九千只小蝌蚪。”

一个娃子伸长脖子问：

“这也是科学家爷爷说的吗？”

沃占柱捅了那娃子一下，说：

“听着，别打岔！”

“这只是金线蛙，它和黑斑蛙产卵一样多，这两种青蛙呀，专门吃稻田和草原上的螟虫和三化螟虫。”

沃占柱蹭了一下小圆鼻子，拿起一只青蛙标本问：

“这只青蛙有名字吗？”

“有，它叫泽蛙。最喜欢吃黄豆地里的斜纹夜蛾子。往大豆田里放五百只泽蛙，每天就能吃掉两万五千多条害虫。”

娃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真比吃手扒肉还来劲。方才那个提问题的娃子羡慕地说：

“金锁哥，你真行！”

沃占柱推了那娃子一下说：

“还用你说呀！不行，巴图老支书咋管金锁哥叫青蛙专家呢？”

“别瞎吹了，沃占柱。”金锁收起那些青蛙标本说：

“张爷爷才是专家呢。他说祸害青蛙就是祸害庄稼，祸害草原。”

沃占柱用手背蹭了一下小圆鼻子说：

“何日格大婶总是把她家的鸭群赶到有青蛙的地方去放！”

金锁也知道，何日格家的鸭群是青蛙最大的天敌，

每天要吃掉很多蝌蚪和青蛙，说不准哪天，何日格大婶会把鸭群偷偷赶进青蛙养殖池塘中去的。村中养鸭专业户这么多，别人的鸭群都能朝河上游有浮萍的地方去放，为什么他家的鸭群非要吃青蛙呢。为这件事，他找过巴图老支书，巴图老支书说：

“如今，党的政策放宽了，家家都走上了富裕之路，象何日格这样损公肥私，不遵守乡规民约的人是极少数，要教育他。”

巴图老支书对何日格的教育还少吗，总有上百次了吧！去年他搞投机倒把犯了案，要不是巴图老支书把他接回来，说不定要蹲监狱呢。

沃根图老爷爷骂何日格是狗改不了吃屎的。这话也不知道对不对？

你说沃根图老爷爷骂的不对吧？何日格还在搞邪门歪道。

你说沃根图老爷爷骂的对吧？学校里最顽皮的同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不是改好了吗？

对此，金锁百思不得其解。

金锁正在怔怔地想着心事，房门“嘭”的一声开了。

鄂尔热卡象只燕子飞进屋里。

她可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娃子，一进门就把一只大马蜂放在沃占柱的脖子上。

沃占柱吓得“嗷嗷”乱叫，他缩着脖子喊：

“哎哟！……”

鄂尔热卡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她举着大马蜂说：

“你叫什么呀，它尾巴上的蜂刺早让我拔掉了。嘻嘻！”

“你干嘛吓唬人！”

“它不会螫人的。嘻嘻！”

“我怎么知道它不螫人！”

“没有犄角的牛能顶人吗？”

“……”

“胆小鬼！嘻嘻！”

鄂尔热卡打开标本盒，把大马蜂子钉在小竹片上。嚯！标本盒里全是各种各样的昆虫。难怪巴图老支书叫她昆虫学家，真是名不虚传。

娃子们都伸长脖子瞧着，沃占柱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只大蝴蝶。

鄂尔热卡“啪”的一声关上盒子，嚷着：

“去吧！去吧！都走吧！”

娃子们“呼啦”一声都跑了。

沃占柱不满地嘟哝着：

“好象是她的家，有啥了不起的！”

鄂尔热卡威胁着说：

“你回来，沃占柱，我去抓一只能整人的马蜂子来！”

沃占柱缩着脖子，一溜烟跑了。

鄂尔热卡笑弯了腰。

金锁不高兴地问：

“你咋赶走他们！”

“他们都是些祸害青蛙的家伙。怎么，我又错啦！”

鄂尔烈卡红扑扑的苹果脸上，镶嵌着一对水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是那样天真、顽皮。

她跟阿爸学了一身骑马的好本领。草原上的烈性马，她抓住长鬃跃上马背，就象生了根一样。任凭烈马蹄跳蹦跃，也休想把她甩掉。

阿妈时常责怪她说：

“鄂尔热卡，你是个女娃子，别总象只爱斗架的公鸡……”

公鸡有什么不好，它每天早晨啼鸣，招呼人们“起床啦！”“起床啦！”鄂尔热卡给自己找到了根据，

心里说：

“这可不是缺点。”

村里人都管她叫“假小子”。鄂尔热卡当真干了些“真小子”也干不出来的“英雄事迹”。在草原上，她把两头公牛的尾巴拴在一起，抡起鞭子抽打着，让这两头公牛“拔河”。结果一头牛的尾巴拉断了，这一“事迹”很快传遍了全村。自然，鄂尔热卡少不了让阿爸狠狠地剋了一顿。

挨一顿“剋”算什么？我鄂尔热卡没有看错，到底是那黑色的公牛力气大。断了一条尾巴又有什么关系？尾巴又不能拉车，阿爸发了一顿火走了之后，鄂尔热卡蹲在牛棚里自言自语地叨咕着。

在学校里，除了金锁之外，鄂尔热卡谁也不服。学习上她和金锁一样，都是全校的尖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鄂尔热卡很快爱上了昆虫学。如今，她已经从张柯成爷爷那里学会了识别害虫，掌握害虫产卵季节和习性的本领。这手本领对养蛙小组可大有益处。

鄂尔热卡时常向金锁说：

“金锁，我长大了要当个昆虫学家。你呢？”

“我要把张爷爷的本领全学来，在这里搞养蛙治虫。”

“我给你当助手。”

“行。”

今年暑假前，他们接到了通知，市里推荐他俩去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少年科技夏令营。原来市里只给一个名额，在县团委肖书记和张教授的积极争取下，市里又让出一个名额。鄂尔热卡高兴极了。

北京，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呀！

天安门，是鄂尔热卡日夜想念的地方。老师上图画课时，她总是画天安门。

呵！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地下铁道、儿童公园……。

这些，她鄂尔热卡只有在画报上才看过。

阿妈给她做好了长袍，镶着果绿色宽边，帽子上用金银线绣着花、靴子是杏黄色的，漂亮极了。

鄂尔热卡穿上这套民族服装，在大镜子前前照、后照、左照、右照……

阿妈笑着说：

“鄂尔热卡，看把你高兴的！”

鄂尔热卡做了个舞蹈动作说：

“记者叔叔要是给照张大照片，一定会登在画报上。”

“能吗？”

“准能！”

金锁把青蛙标本放进玻璃柜橱里，见鄂尔热卡还在“嘻嘻”地笑。就说：

“鄂尔热卡，你傻笑什么呀！”

“金锁，离夏令营报到的日子还有几天了？”

“一个星期呀。”

“唉！好事可真慢！就象过年似的，盼也盼不到。”

见金锁不吭声，鄂尔热卡捅了他一下说：

“金锁，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咱们到北京了，坐在儿童公园的宇宙飞船上，飞呀！飞呀！……”

“鄂尔热卡，我想，咱们别去了。”

“你说什么呀？！”

鄂尔热卡眼睛瞪得象琉琉。

金锁解释着说：

“鄂尔热卡，我们的事情可真不少。泽蛙、雨蛙要放进稻田中去。”

“我们还有一个星期时间呢，干不完吗？”

“还要把雨蛙放到果林的树上呢，干这些，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不行。不是吗？”

“有啥呀！三、四天就干完了。怎么能说不去呢！”